

赵逵夫

注评

汉魏六朝
赋点评

名家注评
古典文学丛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赵逵夫 注评

汉魏六朝

赋点评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魏六朝赋点评/赵逵夫注评.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0. 9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ISBN 978-7-80736-796-3

I. ①汉… II. ①赵… III. ①汉赋—文学评论②赋—
文学评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0937号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汉魏六朝赋点评

赵逵夫 注评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25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796-3

定 价 25.00元

网 址 WWW.sqcbs.com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

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

编辑工作委员会：

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

薛瑞生 阎 琦 淡懿诚

一

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汉魏六朝时期是赋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自序》中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清代学者焦循曾说过类似的话^①，但概括不及王氏的确当，所以学者们都认为王氏这个说法指出了我国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与主要成就。按说，这“一代之文学”，应该从以下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一、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之特色；二、在该时代占主体地位；三、该文体在此时代发展至最成熟的阶段。从对赋这个文体的看法说，焦循、王国维主要是依据前两条来衡量的。关于第三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古人主要看到骋辞大

①焦循云：“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见其《易余龠录》卷十五。

赋产生并兴盛于汉代，而且它也确实表现了大汉王朝平定海内、安抚四夷、开疆拓土、弘扬文教的时代精神，似乎也达到了赋发展的高峰。其实，今天看来，汉大赋铺排堆砌、以声气夺人的风格，臆想虚夸、以壮大为美的创作思想，虽然让人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但毕竟难以带动读者的联想，不能使读者进入艺术的意境之中，感人者浅。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司马迁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故言《子虚赋》、《上林赋》的作者司马相如之作“多虚词滥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王充则说：司马相如、扬雄这两位骋辞大赋的代表作家“为弘丽之文”，“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晋代杰出的诗人赋家左思在其《三都赋序》中则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赋中“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侈言无验”的文例，加以批评。其实，扬雄自己在其晚年就说作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并且在内容方面也提出批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②尽管武帝之时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这类抒发真情之作，但并不占主流，不是当时的强音。东汉时开始，赋逐渐转向抒情，且篇幅也大多向较小的方面发展。但总体来说赋在艺术表

②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作“扬雄”云云。然而司马迁不可能言及其死后之人。这几句话显然是后人旁批文字窜入。中华书局出版校本《史记》竟对此无一字说明，应是疏漏。

现上还未能充分发挥汉语的表现功能、美学特质，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经验；在艺术上、题材的开拓上也未能臻于最佳的境地。应该说，魏晋南北朝是赋这个文体发展最为充分、艺术上最为成熟的时期。焦循提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王国维提到这个时代的骈文，各有所见，各有其理，但就赋的发展历史来说，说在这个时期发展最为充分，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恐怕更为合理。尽管五言诗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以后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产生了曹植、陶渊明、鲍照、谢灵运等杰出的诗人，但它的更大的发展、更辉煌的历史应该说还是在唐代。骈文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产生的数量都很大。而在魏晋时处于成熟之中，其黄金时代在南北朝，唐代则进入衰变，逐渐限于应世公文。而赋在汉代独霸文坛，在经历两汉数百年的探索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吸收诗与骈文之长而进一步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产生了不少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传诵不朽的名作。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是赋这种文体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二

赋的特征除不歌而诵之外，便是敷陈，即铺排^③。大体说来，赋可以分四种体式：

③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朱熹《诗集传》对“赋”作了一种写作手法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在《烝民》一诗“明命以赋”一句下又注云：“赋，布也。”赋、布、铺、陈意思均相近。

(一) 骚体赋。源于屈原的《离骚》和《楚辞·九章》中的《惜诵》等作品。但《离骚》等作品抒情味浓厚，而铺排的特征并不突出，故古人称之为“骚”或“辞”，今人视之为诗，至宋玉的《九辩》，铺排敷衍的特征始有明显的表现，各部分基本上为平面化结构，缺乏《离骚》大开大阖、情感不断推进的构思与表现特征，实为由诗向赋转变的开端。汉代贾谊的《旱云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长门赋》即是。

(二) 散体赋。其源头可追溯至屈原的《卜居》、《渔父》、《招魂》、《大招》，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等“对问”散文，庄辛的《谏楚襄王》、《说剑》。至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则以“赋”名篇，成了散体赋的范本。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结构上分则为二，合则为一，正是学习宋玉这两篇赋的构思方式。班固又学习司马相如作《两都赋》、张衡又学班固作《二京赋》，俱由宋玉此二赋而来。宋玉散体赋的语言、描写方式也对汉大赋有明显的影响，可以说，它规定了汉代骋辞大赋的基本特征。

散体赋起于先秦时的“对问”，但散体赋形成之后，对问作为一种文体仍然存在，如宋玉写散体赋多篇，但他同时也还有一篇《对楚王问》，就形式而言，与赋无别。汉初枚乘因之作《七发》，东方朔因之作《答客难》，班固又因之作《答宾戏》，又产生了一个分蘖。后人摹拟此两篇文字，连绵不断，又形成两种特别的文体，《昭明文选》特立“七”体与“对问”，今人则俱视之为赋。

(三) 诗体赋。可以屈原《橘颂》和《荀子·赋篇》所收五篇为开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在

《成相杂辞》之后著录《鹖书》十八篇，则“鹖”中以韵语成篇者，可视之为赋，故《荀子》中收五首鹖编入《赋篇》，这五首鹖每一首咏一物，也是先秦时咏物赋之一种特殊形式。这几篇咏物赋皆是四言句式，汉代咏物赋如羊胜和刘安的《屏风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孔臧的《杨柳赋》、《鹖赋》、《蓼虫赋》，刘胜的《文木赋》等也是四言，公孙乘《月赋》，公孙诡《文鹿赋》等基本为四言，夹有个别五、六、七言句。

（四）俗赋。其特征是多有一定的情节，口语化，风格诙谐，多为四言，也多用拟人、对话的形式。古代有俗赋这种文体，是敦煌文书公之于世以后人们才知道的。但大部分学者只把它看作唐代民间的一种文体。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西汉末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竹简中发现了一篇《神鸟傅（赋）》，人们才确认这种文体确实是源远流长。溯其上源，《逸周书》中的《太子晋》应即是一篇俗赋。《史记》、《说苑》中也录入个别俗赋作品（情形同于《屈原列传》中录入屈原的《渔父》）。王褒的《僮约》、《责髡髻奴辞》，扬雄的《都酒赋》实际上也是俗赋。只是《都酒赋》有残缺，今只存其中的一段。

赋的四种体式中，骚体以抒情为主，散体以描写场面为主，诗体以咏物为主，俗赋以表现故事为主。散体赋尤其骋辞大赋多诵于朝堂之上、官苑之中，为统治者所称赞，诗体赋多为达官文人借以明志或献殷勤时所常用，骚体赋多为失意文人及游子怨妇私下抒发情感之作，俗赋流传于民间。尽管赋的体式有多种，但有着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铺采摘文”。骚体和诗体更接近于诗，而散体更接近于文，俗赋则接近于寓言故事。当然，由于

作家个体的特征，也会形成一些差异，但这由作家形成的个体差异是任何文体都存在的，可以不论^④。

总的来说，赋反映社会的手段、角度、层次都不是单纯的，而是多种手段、全方位地从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也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状态和各方面的矛盾，从而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况。

三

文学史上对作家作品的描述评价要考虑到作家作品在当时起的作用、影响，和对以后创作的影响，考虑到作家作品在各个时期和不同流派中的代表性，而作为一般的作品选，则要更多地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骋辞大赋中有不少作品是有相当的认识价值的，但篇幅长、难字多，一般读者读起来会感到厌倦。西汉时代有的作品虽称“名作”，但以今日人们的审美观念看，未必确实可以压倒众篇。因此，本书主要选了一些篇幅较小的脍炙人口之作。

贾谊和枚乘一样是汉初作家，他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和《旱云赋》都感情充沛，真情流露，反映了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作家在其人生不同阶段上心灵的活动。

④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淫”就是过分，指过分地铺排。曹聚仁《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一文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见郑振铎、傅东华《文学百题》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这实际上只是谈了散体赋的情形，并不能概括赋的全部体式。

《吊屈原赋》是被贬长沙，路过湘水时吊屈原之作。由于作者的思想和遭遇同屈原有共同之处，所以这篇赋实际上是作者借以自悼。《旱云赋》通过对大旱之时人们对雨的渴望之情和眼看庄稼干枯而死时的焦虑心情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广大农民深切的同情。这在整个汉魏六朝赋中都是很少有的。《鹏鸟赋》是写作者与鹏鸟的对话，但不是用一般的拟人手法，而首用“臆对”的方式写出鹏鸟之语，手法新奇。又用了四言句式，同后来的俗赋相近。贾谊的这三篇作品结合在一起可以使我们看出汉赋成熟的状况。枚乘的《七发》，是汉代散体赋中产生时代较早的作品，又是后来所谓“七体”的首创之作，在骋辞大赋中有代表性，描写也绘声绘色，多有生动之笔。

刘安留下的赋作不多，但他的周围曾聚集了一大批善于诗赋的人，在藩国君臣中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选了他的《屏风赋》，也就可以了解枚乘、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等人的诗体赋的题材、体制和风格。西汉末年刘歆的《灯赋》、东汉班昭的《针缕赋》也属此类。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最负盛名。而他的《长门赋》却用了骚体的形式。这篇作品以一个失宠皇后的口吻，设身处地地表现了她的忧愁悲伤与寂寞懊恨，动人心弦。由这篇作品也可以看出赋的不同体式同题材内容的关系。这是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宫怨作品。至西汉末年，乃有班婕妤以自身体会写成的《自悼赋》，写出了被禁闭宫妃凄冷悲凉的心情，却怨而不怒，泪流于中而笑出于外，也反映了古代妇女真实的社会处境。班婕妤还有一篇《捣素赋》，写捣素女容貌的美丽和内心的贞静，

写捣素声的悦耳动听及捣素女欠疚的心情，活生生展现出上层社会中失势妇女的心理活动。班婕妤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反映了一个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当大汉王朝正盛之时对于秦亡国教训的重视，似乎已意识到了武帝开疆拓土、虚耗人力对人民生活与社会安定造成的影响。由此可以说，司马相如并不是一个只会写“劝百讽一”、歌功颂德骋辞大赋的作家。他是有着政治的敏感和正直人格的，对有些问题的思考相当深刻。

武帝时代是赋的创作最盛，表现大汉昂扬奋发、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也最突出的时期，然而武帝自己却有一篇《悼李夫人赋》，写得缠绵悱恻，一往深情。这就同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曹操提倡禁酒，说酒可以亡国，但他自己的诗中却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由统治者言行的矛盾中，可以窥知真正的人性之所在以及人们在文学表现上应取的路径。因此，这也是有启发性的现象。董仲舒是在汉武帝之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人，对西汉中期以后的政治，甚至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都有很大影响。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篇《士不遇赋》，很有助于了解在强权政治下文人的处境、思想活动与情绪。司马迁无罪而受官刑，继董仲舒作《悲士不遇赋》，可以使我们看到以史学著作而在文学史上显示出辉煌地位的作家的一篇纯文学作品。司马迁的这篇赋同他的《报任安书》一样都是真情的凝聚。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则他的这篇赋无论如何是值得一读的。

宣帝时王褒的《洞箫赋》是专门写音乐的作品，除

对乐器、演奏者的表情作了细致生动的描述之外，还对箫声作了描写，在描绘无形的声音方面，在枚乘《七发》对音乐片段描写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艺术探索，反映出赋作家创作向逼真、细腻、感人的方向转变的迹象，也极为生动。

西汉末年的元成之世吏治废弛，政令虽多，而不能挽社会衰乱之势，徒为扰民。人们缅怀武宣盛世，读当时赋作，引起向往之情，故收辑此前“奏御”之赋作千有余篇。与此种怀旧心情相一致，西汉末年赋的创作掀起一股摹拟之风。当时最大的赋作家扬雄是汉代司马相如之后最著名的骋辞大赋的代表作家，然而也是汉代摹拟特征最明显的赋作家，他的最负盛名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皇帝官苑与巡行活动中的华奢与排场进行讽谏，然而含蓄蕴藉，不很明朗，也都有摹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然而他的《都酒赋》和《逐贫赋》则新颖可喜，反映出创作风格上诙谐平易的一面和对民间文学形式的关注，值得注意。

如果不受传统对汉赋关注点和评价的局限而观察西汉赋作，可以看出，西汉时赋的题材是广泛的，主题也是多样的，在人们常说的“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的作品之外，也有反映真情，描写细致生动，读起来十分感人的作品。

四

在西汉、东汉之间的五六年时间里，各地农民起义及地主豪强势力在推翻王莽统治之后，又相互攻战，最后刘秀称帝，消灭农民起义和其他武装力量，上自贵族

达官，下至广大人民群众，都陷入战乱之中，一些贵族、官吏又有一个出处去就的问题，所以产生了一些声情并茂的悲凉沉痛之作，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都写改朝换代之际的痛苦，曲尽其情。班彪的《北征赋》是作者从长安避难凉州路经安定郡城所作，就沿途所经联系有关史实，抒发对于兴亡治乱的感慨，表现了政治关乎治乱的基本思想，由地及史，由史而发幽情，含蓄蕴藉，颇有情韵，后人摹仿者不少。其女班昭即有《东征赋》一篇。

东汉初最著名的赋家是班固。他的《两都赋》写东西两都的形胜、制度和文物，体制宏大，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而笔力雄健，又含有褒贬、讽刺之意，显出其杰出史家的如椽巨笔。然而篇幅太大，一般读者会望而生畏，他的《竹扇赋》全用七言，似七言诗。诗体赋同诗，如只看作品本身，本难区分，所以对它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傅毅的《舞赋》借虚拟的情节写了两千多年前的舞蹈艺术，对舞者随音乐节奏的变化而展现出的舞姿与体态之美，作了生动的刻画，多传神之笔，是汉代大赋在表现上向追求传神、追求意境转变的具体体现。

张衡也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其《二京赋》比班固《两都赋》篇幅更大，其中写到都城风貌以至三教九流，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侈靡与腐朽，欲了解汉代社会不可不读。他的《归田赋》、《髑髅赋》，前者写归隐田园的乐趣，开东汉抒情小赋的先河，后者则化《庄子·至乐》中同髑髅对话一段之意义，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情况下失望的情绪和对人生的厌倦。两篇结合起来，可从中窥得当时

文人的心态。马融的《围棋赋》联系用兵作战，往往用军事术语论行棋，颇具哲理，也是体育史上有意义的作品。

汉末王延寿有《鲁灵光殿赋》、《梦赋》、《王孙赋》，各有特色，俱为名篇。《王孙赋》写猴的各种情状，记录了猎者设酒其侧，诱群猴饮而醉，然后将它捕获的过程。王延寿死时二十余岁，写此赋时年龄不大，其中也有自醒和劝世的意思。

东汉末年最杰出的赋家是赵壹和蔡邕。赵壹因性情孤傲，不容于世，为乡党排挤陷害，在党锢之祸中几乎丧了命，所以他的《刺世疾邪赋》言辞尖锐，情绪激烈，对黑暗政治的揭露可以说是毫无顾忌。他不仅看透了汉末的腐朽政治，也看透了春秋以来那些圣君贤臣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而表示了决裂的态度。其思想之深刻，态度之坚决，数千年来少见。其《穷鸟赋》是感谢搭救他的友人的。大约是怕给友人带来麻烦或有其他顾虑，手法上比较含蓄，然而也十分真诚。祢衡的《鹦鹉赋》在构思上受此篇及贾谊《鹏鸟赋》的影响，也是名篇。蔡邕的《述行赋》表现手法与刘歆的《遂初赋》和班彪的《北征赋》相近，由路途之所历所见，触景生情，吊古凭今，其中将人民的痛苦同统治者的荒淫奢侈联系起来，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对广大人民苦难的关注，也颇为感人。他还有一篇《青衣赋》，表现了对一个外貌和心灵都十分美好的奴婢的称赞，反映出东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对文人箝制减弱情况下人性的复苏。张衡《同声歌》用诗的形式写男女情爱，涉及莞簞之上，而赋当中表现这方面内容的，蔡邕之作算是第一篇，陶渊明的《闲情赋》，即是受了它的影响。王粲是曹丕所列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登楼赋》是归附曹氏之前的作品，表现了乱离中壮志难伸的感慨，既反映了汉末战乱的情形，也反映了士人希望在安定天下中建功立业的愿望，也带有建安中曹氏周围文人多有的英雄惜时的味道。

总之，东汉赋无论在形式上、题材上、内容上、表现手法上都较西汉时代有开拓与发展。两汉作品连在一起观察，才可以看出汉赋在思想上、艺术上、表现社会生活上所取得的成就。

五

从曹魏集团在建安末年即加紧了篡汉的进程开始，就引导文人向雕琢文句、卖弄文才、追求辞藻之美方面发展，出现了不少同题共作的赋作和燕乐应和的无聊作品。此后司马氏篡魏，宋、齐、梁、陈及北四朝大都以“禅让”的方式完成更替，所以缺乏铮铮骨骸、高尚气节的作品，而多耗神于对仗的工稳，声韵节奏的畅美和辞藻的新奇华艳。这在客观上确实也使不少作家对如何充分发挥汉语潜在的表达功能和音韵、节奏之美方面作了穷尽性探索。所以，这段时间赋在艺术表现上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魏的代汉、晋的代魏，都使一些文人在思想上、心理上受到压抑，因此很多人无法维持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道德观、人生观。此外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各种矛盾。曹植后期之作及阮籍、嵇康之作都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曹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中残酷的斗争，不敢正面写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而同

赵壹的《穷鸟赋》一样，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他的《白鹤赋》、《鸛雀赋》、《蝙蝠赋》俱属此类。他的一些言情赋如《感婚赋》、《愍志赋》、《静思赋》实际上也都是有所寄托。其代表作《洛神赋》之旨学者们看法不一，其确切所指，恐怕永远不能弄清，但只从其对神女的描写刻画和表现爱慕之情之真切感人方面言之，还是可以不朽的。

西晋初年杰出的赋作家是阮籍，他的不少作品含有讽刺世俗之意，却不是直接涉及政治，而是用指东道西、借题发挥的办法，如《东平赋》、《元父赋》、《猕猴赋》等皆是如此。《首阳山赋》是用了正话反说的手法，表现了他在强权下的无能为力，但表面看来却是在作翻案文章，似乎倒称赞顺平时势的作法，对作品深层含义的理解的引导，是通过作品苍凉萧索的意境来完成的。构思奇特，含义深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涵养。向秀的《思旧赋》，张华《鹤鹑赋》反映思想情绪相近，俱为名篇。

成公绥《啸赋》反映了魏时士人特有的一种习尚，即登高长啸。这应与当时文人所处社会环境有关，有话不能说，内心压抑，而在空旷处长啸，一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二则如同胸部压抑、郁闷时的仰天长叹，在生理上也起到扩张胸部、舒展气息的作用。当时名士的不问世事，故为超脱，实际上是因为世事不可以问，只有自作怪诞，或嗜酒不醒，或服药短暂失去神智。这都是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风尚。傅咸的《纸赋》是写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的，不但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而且抓住主要特征，简洁而有深意，又倾注了感情，艺术上也有特色。潘岳是善于借物象描写表现哀愁的作家，他的《秋